



有灵性的泥巴

詹岱尔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I253.5
3

詹岱尔 著

有灵性的
泥巴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7270

SAD 90/11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灵性的泥巴 / 詹岱尔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80696 - 106 - 2

I. 有... II. 詹...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7622 号

有灵性的泥巴

詹岱尔/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8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150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 - 80696 - 106 - 2

定 价: 19.00 元



冒失的采访者 (1)

有灵性的泥巴 (11)

腌透了的芥疙瘩 (25)

不惑之年的大学生 (49)

肥腴的土地 (64)

弯弯的山道 (94)

最亮丽的风景 (105)

充足的阳光 (125)

锁不住的地方 (141)

冒失的采访者

出天津城区往北行一百多里,就到了天津所辖的五县之一——蓟县。

八月的一天,这是一个异常闷热的早晨,我离家动身去蓟县。

我要去采访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于庆成,一个土生土长的蓟县人。

三年前,我去蓟县开会,会议间有一项内容,安排我们参观盘山烈士陵园西侧的“庆成艺术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于庆成这个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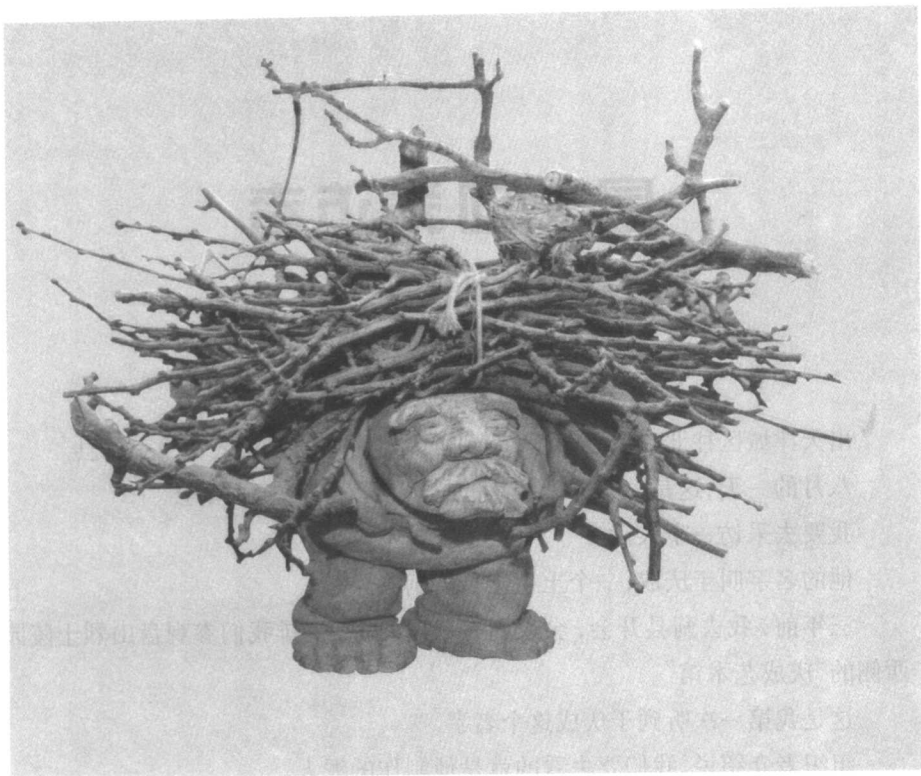
组织者介绍说,我们要去看的就是他制作的泥人。

说实在的,当时我对此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因为此前不久,我刚看过一个农民企业家建造的游乐宫,宣传得极好。到实地一游,其占地之广、工程之大、耗资之多,也着实让人瞠目。但不中不洋的布局、粗糙的人造景物、杂乱无序的大红大绿,再加上为迎合世俗夹杂着的多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内容,使我在失望之余,更多的是心痛,为了那些已经投入的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感到一种切肤的心痛。

我是在和同行不停地笑中,漫不经心地穿过院子,进入展馆的。立在庭院中央那座泥塑者的半身像还是我从展室里出来后才发现的。

然而,当我一踏进那间不大的展室,整个人立时像遭电击一般呆住了。

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屋子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物泥塑。袒胸露乳、泼辣奔放的村妇;恣意纵情、无所顾忌的汉子;皮糙肉松、满身皱褶的老妪、老翁;长褂小袄、憨态可掬的村童……极度夸张的人物造型,粗糙到极致的质地,质朴、凝重、



●庄 头

苍凉。它们组成了一个奇特的世界,来势汹汹,恢弘浩荡,令人一时难以招架。

它们不同于“泥人张”,不同于“惠山泥人”,也不同于“收租院”,它们和那些带有传统风味和写实意味的泥塑,完全是两种风格。

一件件作品都是那么粗拙简单,用“土得掉渣”这个词来形容真是太贴切不过了。

这不仅仅因为它们的造型都源于中国北方最普通的农民;

也不仅仅因为它们表现的是日常人们司空见惯的中国北方农家平常无奇的生活小景;

更因为是泥塑家精妙地捕捉住了手中人物刹那间的典型神态,然后用泥土特殊的质感传神地表达出了中国北方农民的性格与情感;

它们或呈饱经风霜后的木讷,或呈万念俱灰后的悲伤,或呈神情专注的沉



思，或呈心花怒放的陶醉，或呈手舞足蹈的欢畅……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每一座泥胎都充满了富有生命的动感，散发着浓郁的中国北方农民独有的气息；

也因为这些泥塑完全是天然的泥土本色，看不到其他泥塑惯用的那种浓重的色彩装饰，更看不到精雕细刻的痕迹，每一具造型，每一道纹路，仿佛是经过千百年风吹雨打、日晒雷击自然形成



的，有一种朴素的自然美的韵味，而这种韵味因为作者采用了极为夸张的手法，而显得更浓更醇。

你的目光无论触及哪一座泥胎，你都能逼真地感受到泥胎里活活的生命和生命中流淌着的灵魂与血性。这些生动的人物似乎随时可以从台架上走下来，走到我们中间。

这可能就是雕塑艺术家们常说的“视觉冲击力”吧？

这种强烈的冲击与震撼，我在以后的三年里总也难释。我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去蓟县一定要去看看‘庆成艺术馆’，它太值得看了。”

从展室出来，从门口钉挂着的铜牌上，我了解到，1988年中国文化部就授予庆成“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的称号，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文联联合评选出中国十名民间艺术大师，于庆成亦在其中。他被授予“国际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去年夏天，我们杂志社办了一期少年文学夏令营，我特意租车把二十三个小营员从九山顶上拉下来，让他们也来看看于庆成的泥人。

我从来就认为，对美和艺术的了解，是一个人文化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忽视美育，不但“德智体”搞不好，它的危害首先是很难培养出健全的人。而美育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多接触艺术作品，高品位的好作品。



● 对 火

展室里的展品与三年前相比，没有太多的增减，但这些充满了生命张力的泥人让我再次为之动容，它们在我心里激起的波澜似乎比三年前还要强烈。

我觉得这间不大的屋子就像一个充满魔力的磁场，不管是谁，不管他来自何方，只要一迈进去，就不能不为之震撼、动容。

不知是哪位智者说的：“一个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家，即使面对一堆烂泥，也会做出杰作。”

我觉得于庆成就是他说的这种艺术家。

就在那一刻，我萌发了一个愿望：我要见见这个于庆成。我想看看创造出这些泥胎生命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想用我的笔让更多的人知道于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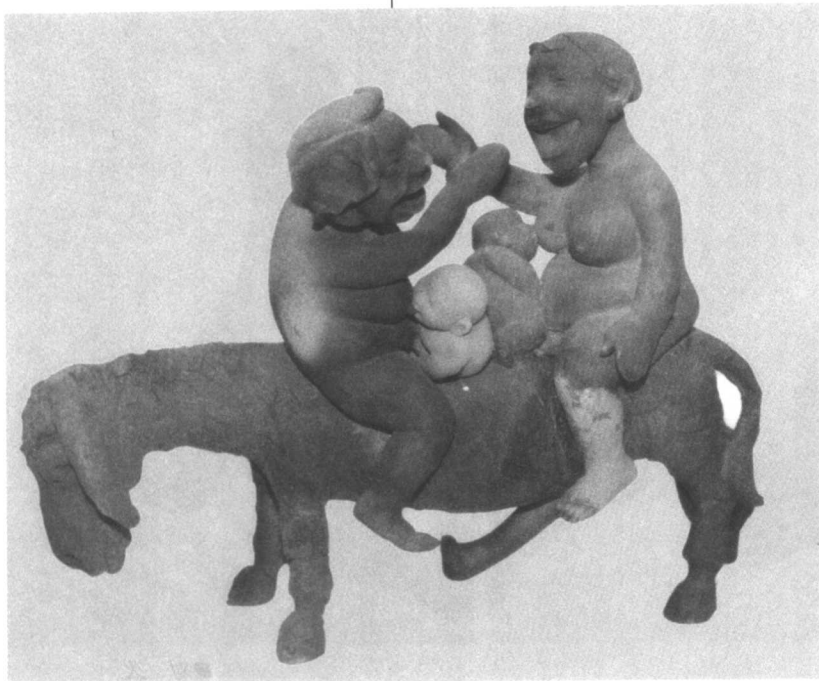
蓟县文化馆的朋友非常热情，很快为我做了安排。

我到招待所时，一个中年男子已候在那儿了。

文化馆的朋友介绍说：“这是于老师。”

我没有立刻反映过来，他就是我要拜见的于庆成，于大师。

中等个子，一身平平常常的装束，再加一脸的谦和，他更像一个中规中矩的中学老师。



我很难将他和那些粗犷、狂放，充满土气、野气的泥人联系在一起。

我三言两语说明了来意。

于老师说：“你先休息一下，下午我抽空先给你拿点儿照片和材料来。”

原来，他刚送走天津电视台“今日天津”摄制

●小路

组，他们给他拍了一个三十分钟的人物专题。早我一天到达的是阳光工作室，他们要为他拍一个四十五分钟的人物专题，他下午还要出境。我猛然意识到，我实在是太冒失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计划有点儿可笑。

于庆成不仅是个名人，而且早已是个大名人了。

我犹豫了：我还写不写？

流了几身大汗远远赶来，没等把气儿喘匀就打道回府，总叫人心有不甘。

既来之，则安之。

我想，借这个机会，再饱饱眼福也是好的。

下午，我跟着阳光工作室的两个小伙子上山了。他们要去石趣园拍摄耸立在半山的于庆成的新作《锁不住的地方》。

于庆成特意换了一件小红格子的短袖衬衫，这使他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点儿“大师”的意思了。红色吸色，镜头效果好，看来他是个内行。

八月的骄阳，过了正午，依然光耀灼人，照得人睁不开眼。

天热，坡陡，两个三十来岁正当年的小伙子扛着沉重的设备，气喘如牛。后

来干脆就顾不得斯文体面，打赤膊了。

年近花甲的于庆成走得倒还轻松，看来他平时没少在山上爬上爬下。他不时和迎面而来的山民开着玩笑，在险要处还忘不了拉拽我一把。

这里的每一个人他都熟。

一个山道边卖山货的大娘拉着他，闹着说，不给她开张，就不让他走。

一个满脸皱纹的大爷只扫了一眼那个巨大的摄像机，就和于庆成聊开了家常。看来那大炮式的玩意儿对他已不是稀罕物了。

一个胖大嫂向于庆成吆喝了几嗓，挺身腆肚风风火火地甩着八字步下山去时，我忍不住笑了。她的体态、神态太像于庆成手下的泥人了。

于庆成在玉石庄还有一个占地几百平米的工作室，县城里还有一个作品陈列馆。至于他的家，简直是个泥塑加工厂。房间里、走廊上、天井里……到处堆满了泥塑成品与半成品。



● 等着月亮爬上来



我在“庆成艺术馆”看到的泥人只是他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工作室、陈列馆和于庆成家中的许多作品，因为带有实验性质，所以在表现上比“庆成艺术馆”中展出的作品更为大胆。

真是大开眼界！

他家走廊上并排放着的四个泥

●月儿弯弯

人，是于庆成刚做得的，还没起名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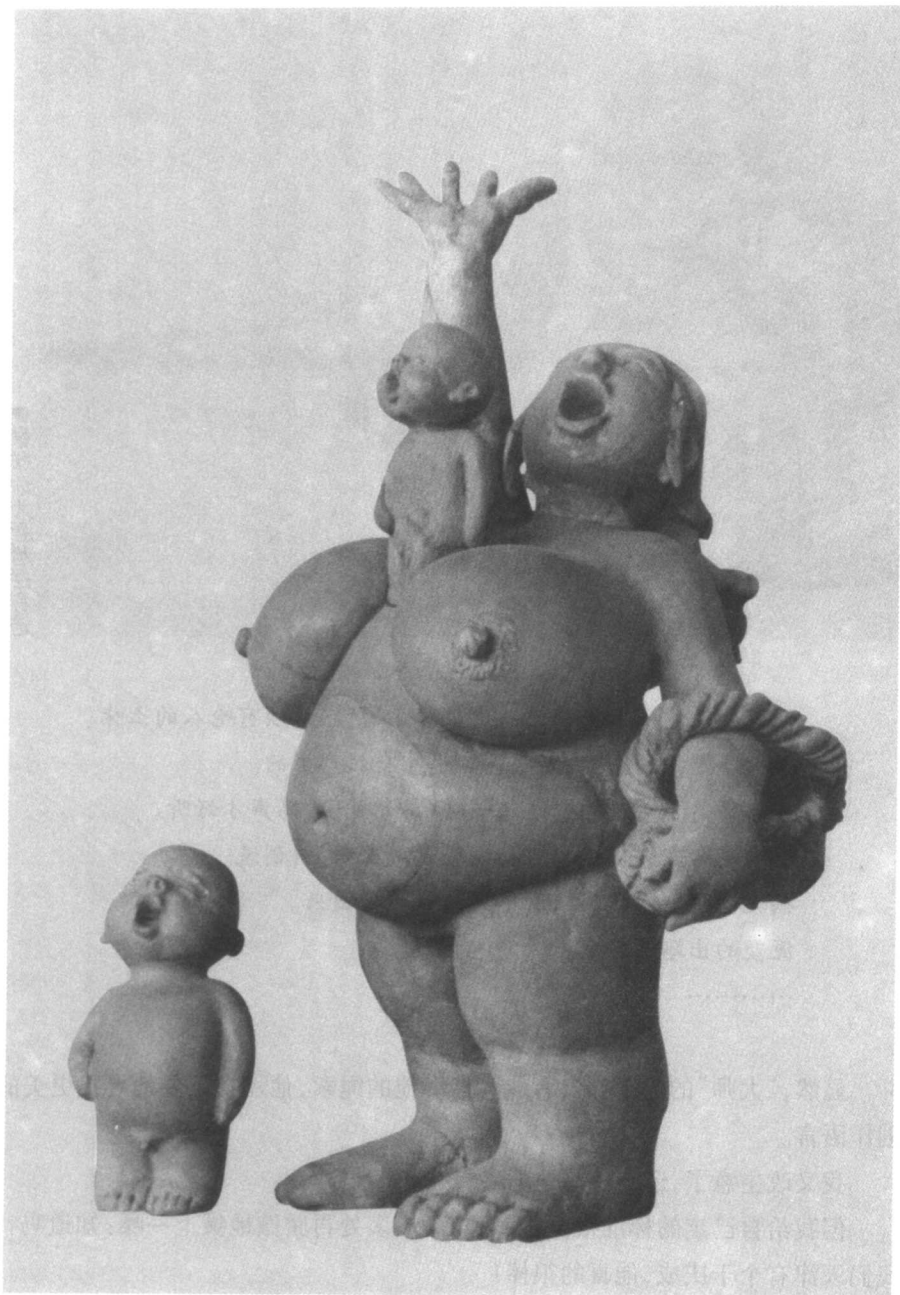
“看出这几个与我以前的作品有啥区别吗？”

四个泥人都是由两条长腿顶着一个大脑袋，除了两条长长的胳膊外，中间部位都被简约了，使这些泥人的憨味表现得格外醒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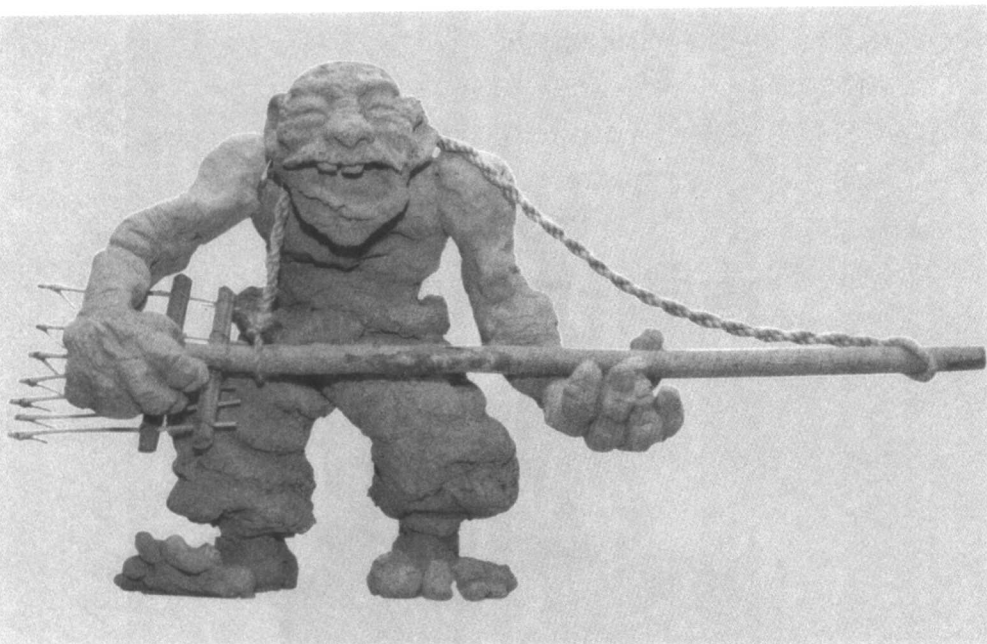
已经是第二天了，这么热的天气，于庆成前一天套上的红格短袖衬衫居然还穿在身上。

他给我找出了一个画稿本，是用我上小学时图画课用的那种普通的图画纸自己装订的。一页页的草图间，横横竖竖地写着一段段的话：





●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泥人就是你从土里一镐刨出来的东西，它必须有呛人的土味。

泥人不是捏的，是千万年日晒水冲自然产生的。

要像脱离了樊笼的金翅鸟一样，离开笼子，鸣声才好听。

怎么不自然，叫新发现；把发现表现出来，叫创造……。

搞泥塑要靠心把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塑出来。

泥塑的出路在彻底。

.....

显然，“大师”的头衔并没有成为捆绑他的绳索，他还在不倦地寻找更美的创作语言。

我又改主意了，还是写写他吧。

但我给自己定的标准很低，我只想朝人多处再骄傲地喊上一嗓：知道吗？我们天津有个于庆成，他真的很棒！

有灵性的泥巴

于庆成很忙。

中国的名人总是很忙的。

阳光工作室之后，于庆成连着又接待了几拨人。看到他在三十六七度的高温下，骑着自行车东奔西跑的，我很是惭愧，总觉得不该给他加载。但只要能抽出时间来，他就到招待所来回答我的问题，足见他为人敦厚实诚。

他告诉我，他自小长在农村，因为生得眉清目秀，总被人误认作是女孩儿。在他记忆中，儿时，姥姥常带他去四十里外的四姨家串门儿，途中要经过好几个庄子。他在前面撒开丫子欢跑，姥姥拐着小脚在后边颠儿颠儿地紧跟。路边的人说：“瞧这小闺女长得多俊呀！”姥姥就高着嗓门得意地说：“不是闺女，是小子！不信，让他脱下裤子你瞅瞅。”

1960年，因为父亲在蓟县工业局工作，于庆成全家迁入县城。以后的几年可能是于庆成青少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了。他是长子，功课好，长得俊，人又听话老实，不像别的男孩，一分钟也安静不下来。他走路都是轻轻的，县城小街上的灰尘在他脚下一点儿也不飞扬。

这样的孩子一般都很讨人喜欢。

在班上他是班长，还挂上了三道杠。要强的妈妈更是拿他当宝贝，每天总



要精心地把他拾掇得干干净净的。他裤子上的裤线总是笔直的，他的鞋袜总是清清爽爽的，他的头发总是整整齐齐地分成两半，梳理得一丝不乱。以致于庆成沟沟坎坎、跌跌撞撞地走过了大半生，年近六十了，不论什么时候，洗完头，只要用力一甩，发型就自然而然地会形成当年妈妈梳理的那个样儿。

于庆成听姥姥说，他自小就手巧，三四岁刚会跑动，就能使剪子剪些花呀、鸟呀的。小学五六年级时，他爱上了画画，他的画还在县里拿过奖。望子成龙的爸爸因此给他买了许多绘画方面的书籍，有《素描教学》、有《艺用人体解剖学》，还有《茹科夫儿童画》……

他家祖上没有搞艺术的，他周围也很少有人能为他作这方面的辅导。其实，他所谓的画画，只是看着小人书或画报，照本描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县城小学美术师资很弱，美术课也就是让孩子们简单地画个蝴蝶，画朵花什么的，于庆成居然能画出有胳膊有腿儿的小人来，老师都为之惊异。一位老师对他说：“往后，你该去考美术学院，当个艺术家。”

这个老师恐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这句话竟会在这个小人儿心目中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引发了少年于庆成多少憧憬和遐想。

就打那时起，于庆成就萌生出了要当大艺术家的愿望。于是，他画得更投入了。同学们都管他叫“小画家”。

家里人无不为之骄傲。

一来戚，妈就会说：“庆成，拿画来给大伙儿瞅瞅。”

客人们瞅过他的画后，自然是一番毫不吝啬的夸奖，把于庆成的小脸夸得红扑扑的，小脑瓜夸得晕乎乎的。他也便越发心猿意马，浮想联翩了。

这个迷恋绘画的少年几乎终日与纸笔为伍，没人喊叫，他会不停息地画个没完没了，连饥渴都不知晓。

奇怪的是，自打他爱上画画后，别的功课不知怎么就学不进去了，成绩一落千丈。于庆成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学，爸爸连着给他找了几个工作，小他几岁的弟弟早就开开心心地成了化肥厂的临时工，他却啥都干不长，干不成。不是人家嫌他不精心不得力，就是他自个儿提不起兴趣，干不了几天就跑回家闷头在屋里涂涂画画。这一晃就是两三年，气得爸爸见他就吼，亏得有妈妈护着。妈妈虽说没文化，但她觉得儿子爱画画不是坏事。家里日子好歹还过得去，

又何必强迫儿子去干他不乐意干的事。

没有压力的生活，再加母亲的宠溺，助长了于庆成的不切实际，华而不实。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幻想的小天地，一个只图眼前快乐，不考虑日后结果的小天地。

如果没有那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他可能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平平庸庸、安安宁宁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二

于庆成命运的转折始于1966年，那个秋高气爽的9月。

从那个年头过来的人可能还会记得一篇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就刊在中国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上。于是，成千上万的、在城里没有正式职业的人开始大批大批地返回乡间了。于庆成一家因为出身不好，第一批就被列入了“吃闲饭”的行列。除了父亲，其余人全被送回老家——一个叫崔家庄的村子去了。

一辆胶皮大车，拉着于庆成母子四人出了县城，顺着崎岖的乡村小道一路朝西而奔。一进崔家庄，一家人刚把行李卸下来，胶皮车调头就走了。

因为是举家迁移，于庆成家在庄上的老屋早就卖了。此刻，一家人呆呆地立在庄头望着远去的马车，不知该往哪儿去。

那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已经从城市烧到农村了。很快，一群带着红袖章的小伙子把他们团团围住了。

“走！走！”他们恶煞般地推搡着于庆成的妈妈。

于庆成惊慌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批斗！”

“为什么？”

“她是地主婆！”

“我替我妈去。”

“别，别，庆成。”妈妈拦住了他，“你看好弟妹，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但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妈妈还没回来。于庆成实在放心不下，叮嘱弟妹几句，就满村找开了。